

哈創奇情

· 痴夫著 ·



清末光緒廿年，時逢
甲午，倭寇人侵遼東，
舉國震動。武林領袖馬尚

青等率眾護士

冷剑奇情

(下)

痴夫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2·沈阳

辽新登字3号

冷 剑 奇 情 (上下)
Leng jian Qi Qing

痴夫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阜新市印刷总厂印刷

字数: 260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4

1992年8月第1版

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8,433

责任编辑: 李文刚

责任校对: 马寄萍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ISBN 7-5313-0663-8/I·620

全套 定 价: 12.00元

这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。

清末光绪朝甲午年十月二十五日，旅顺口方圆几十里倭寇横行，百姓涂炭。在硝烟弥漫中，唯听杀声阵阵，鬼哭神惊。此时，正值淫雨霏霏，朔风南下，席卷着满地败叶。而渤海之内，顿时浊浪滔天，好似带着中国人的满腔愤怒，猛烈地拍击着岸墙，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。及至未时，一切声浪突然沉寂下来了。硝烟逐次散尽之后，浓云也渐渐飘移，天空中露出星星点点的缝隙。太阳的光芒像从筛子中漏下的谷子，撒落到海面上，山岗上和满是尸体的吉田兵营里。海水突然平静下去，却在底里汹涌地摇荡，宛如无数人一齐悲咽，令人肝肠寸断。整个旅顺，无论旷野还是村镇，已经没有中国人出来走动了，只有倭寇士兵成群结队地在 那 里 穿 行。

这时，只见一位中国妇女提着手中宝剑，好似全然不顾

眼前惨烈情境，从北方大道匆匆奔进城中。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，上中等个，微胖。一身藏青色侠客衣装，被朔风轻轻一抖，显得异常潇洒峻拔。走到一堵断墙时，她先举目看了看墙的高度。这墙高足有丈余，已经塌了一半，残砖碎石散落在两边，堆得几乎与墙同高。青衣女侠略皱了下眉，纵身而起。半空中又使招“春燕追蝉”法，把身体摆平，头前脚后，轻捷地越墙而过。落地时，犹如一片秋叶，飘飘荡荡毫无一丝声息。好俊的轻功！她立地不久，身形甫定之际，陡见两个倭寇向她走来，一边走一边闲话。他们未曾料到此时会出现中国人，而且还是个女人。及至发现她手擎着明晃晃的利剑，不由大吃一惊。他们正欲摘取肩上的洋枪，不想青衣女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玉腕一抖，两颗追魂夺命钉迅疾打出，正中两人咽喉。只见两个倭寇如两段朽木，摇摇晃晃倒了下去。

青衣女侠最初见到两个倭寇时，心中也不禁有些忐忑。她知道他们手中的洋枪，这非刀剑可比。因此便以自己之长攻击敌人所短，用奇快无比的奇招，结束了他们的性命。这时，她才知道，克服洋夷之洋枪洋炮，当以快为先，并辅以远距离御敌的手段。她这样想过之后，便举目四望，好像在寻找什么最珍贵的东西，现出十分焦虑和急切的神情。然而，满目的残墙断壁和碎砖乱瓦已经阻碍了她的视线，使她无法看到她所要看到的东西。

“唉，”青衣女侠叹息着自言自语，“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样了！”

她这样叹过之后，仍然一边慢慢地行走，一边放眼搜

寻。但是，她所渴盼看到的迟迟没有出现，而不想看到甚至害怕看到的却映入了眼帘。在她左面不足五十步的地方，正有一个倭寇的少佐军官一动不动地伫立着，痴痴地看她。青衣女侠不由一惊，也不期然而然地看了他一眼。只见那少佐大约三十五、六岁的样子，身材不算很高，但也不属于矮子一类。两道浓眉的眉梢极相称地高高挑起，呈倒八字型。一双眼睛又明又亮，具有一种慑人心魄的力量。青衣女侠的心不由又颤了一下，随后便以疾速无比的手法，向他发出三颗追魂奇命钉。青衣女侠这一手暗器，本是独家功法，江湖上还没有第二家。所谓追魂奇命钉，乃是一种筷子般粗细，长不盈寸的铁钉。不过这种钉上粗下细，尖端极其锋利，并用剧毒喂出。如果被其打中，其毒便随着血液的流动，遍布全身而死。青衣女侠掷发暗器的手法，相当奇绝。三颗钉同时发出，呈上中下三层，可以同时击中目标。专取敌人咽喉、心窝、脐下三处致命大穴。三颗钉发出，她自信那少佐必得死于非命。然而那少佐好像深谙此道，眼观追魂奇命钉呼啸着疾来，却不慌不忙，一副十分安然的样子。待暗器贴近，极稳健地转了一下身形，又略一矮身，以“雄鸡啄米”之式，叼住了上层直取他咽喉的暗器；两手一抖，以“佛手拾珠”的手法，又捏住了直取他心窝和脐下的两颗暗器。只是青衣女侠掷发暗器的力量奇大无比，带得少佐几乎抢出三五步，嘴唇也渗出丝丝血迹。

青衣女侠见此情状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暗想，他怎么如此精于此道？他破解暗器的功法，简直跟自己如出一辙。不觉在吃惊之下，又增加了许多疑惑。但是，面对仇敌，不是你

死就是我活，别无他途可走。青衣女侠趁倭寇少佐稍愣之际，蓦地拔剑出鞘，以纯青的轻功，使招“春燕穿天”，疾取少佐左肋。她的这一趟功法，简捷迅猛，几乎在眨眼间一气呵成。两人虽然相距五十步左右，她却在弹指间即到了少佐近前。只听她突发一声娇喝，使招“白蟒吐信”，于不知不觉间，剑锋已贴近少佐的军装。这一招使少佐吃惊不小，眼见已来不及挡格，况且兵刃尚在鞘中。万般无耐之际，他慌忙以纯正精当的“铁板桥”闪过，就势又以“乌龙绕柱”之势翻身立起。在两人相拒的瞬间，他突然抽出腰中佩剑，以“大漠孤烟”式封住了门户。他这一招一式，都是纯正的中华武功，尤其他那把剑，更使青衣女侠惊异不已。

少佐在拔剑之前，本在手中握着短枪，当他抽剑出鞘时，则先把短枪扔到了地上。他本可用短枪向青衣女侠射击，但却没用，这已使青衣女侠疑惑不已。当看到他的剑时，她更觉奇异。那把剑，光洁明亮，凛凛地透出一股森森寒气。剑身大约在三尺左右，剑尖虽呈半月，却十分锋利。剑骨有一趟细微的凹陷，从剑根直至剑尖。江湖人称之为风线，刺入人体时，自然之风随风线而入，可以加快敌人毙命。青衣女侠曾听师傅说过，普天下，这种剑只有三柄。一柄，师傅赠给了她，另外两柄在师祖手里。自从天国忠王李秀成在方山被俘之后，师祖便离开了太平军，至今三十一年不知所踪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也该有八十多岁了。可是师祖的剑怎么会落到倭人手里，而且他的功法，也完全与自己的同宗。是不是他与师祖有什么渊源呢？青衣女侠想到这时，不禁轻轻摇了摇头，哑然失笑了。暗想，他在东洋大海之内，师祖怎

么会跟他有什么瓜葛？敌人就是敌人，势不两立，有他横在面前，自己的事岂能顺利！想罢，重又跃步而起，贴近少佐时，蓦然一招“牢卒画押”，刹那间，剑锋直指少佐胸前，于盘旋中绕着他转了一周。少佐见青衣女侠以断魂剑绝招出手，意欲一招之下结果他的性命，不禁大吃一惊。虽然一时性起，也欲以同样的剑法败中取胜，却又好似心中有什么隐秘，鬼使神差地使招“大漠孤烟”，竖起宝剑缠住青衣女侠的剑诀，随之借力使力跟着她转了一周。两柄宝剑相交，各使功力，只听一阵沙沙声响，剑身迸射出耀眼的星光。少佐避过了险招之后，极欲抽剑退步，但是两柄剑却像铸到了一起，任他怎样用力，只是抽剑不出。少佐顿时吃了一惊，暗想，她的内功决不在我之下，甚至比我还高出一筹。想到这时，他不由催动了上乘内功，想以反力排开青衣女侠的内力。

青衣女侠本想以自己的纯青内功，要得少佐性起，使他怒火中烧乱其方寸，在乱中杀他。不想他不但没有发怒，反而有条不紊地加大了内力。只觉得有一股巨大无形的力量，透过剑身直逼腹脏，甚是难受。她知道，此时少佐也用了“长白神气”，只是他以第十节迫她第八节，而使她无力反击。这长白神气，本是道家气功的精要功法，共有十节三十三段。现在少佐已用到了极限，而两人的功力相差无几，她再用本门功法，已无法破他。青衣女侠略付了一下，轻轻吁了口长气。之后，蓦地催动“阴阳正气功”，以阴柔破少佐的阳刚。此时，只见青衣女侠渐渐现出宛似少女般的羞娇之态，脸呈媚人的微红甜润，眼中也流出清水般的光泽。少佐

见了，不禁吃了一惊。他不知道她这是使用了哪路奇功，只觉自己已经逼出的内力，又渐渐涌动着反回自己的穴脉。无奈之际，他不得不重振精神，发大力催动内功，使上乘阳刚之气逼向青衣女侠。这时，两股真气全聚在剑上，相持不下。二人又不断发功，都想取胜对方，只是势均力敌，对峙难解。良久之后，只听一声爆裂之声，一团火球从两柄剑中飞迸而出，炫人眼目。随着两柄宝剑的荡然分开，二人都后退了数步。

少佐于此时，十分吃惊。他原来只看到青衣女侠美貌绝伦，心中生出许多爱意，才步步相让。他虽然知道他现在的想法和作法，都有悖于武士道精神，却又没有办法迫使自己不这样想不这样做。但是他的每一步相让，并没有唤起青衣女侠的丝毫好感，却是一步甚于一步的攻击。他知道她必是因为他于万里之外，到中国来杀戮她们的百姓，已以不共戴天的仇敌相视。他虽然没有办法让她马上改变对他本人的看法，但从他们使用的功法上，他已知道他和她在武学上，有着十分亲密的渊源。正值少佐思忖之际，青衣女侠又凛厉地挺剑杀到。

“大姐，”少佐收剑入鞘，拱手说，“且慢动手，我有话说，待我说完，你再杀不迟。”

青衣女侠听到少佐说出如此流利纯正的汉语，不觉十分吃惊，也收剑入鞘，止住前行的脚步。说：“你有话请讲。”

少佐说：“请问大姐贵姓高名？”

青衣女侠说：“不敢，敝姓李名淑萍。”

少佐说：“敢问大姐师承何家？”

李淑萍说：“白山派佳人周淑同。”

少佐说：“周老师可曾师出李啸时李老师？”正当他极想倾听李淑萍回话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左近站着一位同他一样官阶的女官，慌忙轻声制止李淑萍，说，“不要讲话，我要先委屈你一下了。”说着，便从身后掏出绳索，做出要捆绑李淑萍的样子。

李淑萍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面前的少佐，又默默地盯视了一会那位女官。那位女官生得十分俊秀，大约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，身材颇长，但不瘦削，挺挺拔拔的一副雄武气质。她也默默地看着李淑萍，目光平和，完全没有敌意。腰中佩着兵器，看形状，决不是倭寇军官贯常佩带的那种军刀。好像是一柄宝剑，剑柄上嵌了一块宝石。她似故意让李淑萍看清她的宝石似的，把剑柄一直朝着她。对于这柄宝剑，李淑萍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却又一时记不起在哪里见过。女官从她的眼神里，看出了她的惊奇，便轻轻拍了拍剑鞘，迈步向她走来。

少佐见状，不禁有些心虚，匆忙中捆住了李淑萍的双手，并不时回首看着女官。

“你看应该怎样处置她？”少佐问女官。

“留着她，给他们收尸吧。”女官说。

少佐心里不由惊喜了一下，他原以为她会提议杀死李淑萍。战地指挥官广田甚吉将军曾指令各部，凡遇中国人，杀无赦。现在，她竟不顾将军指令，留下了一个骁勇的中国人，实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。但这也好，正合自己的心意。

他盼望女官早些走掉，那女官却像故意与他为难，迟迟不肯离去。这使他既为难也忐忑。他怕李淑萍被她带走，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杀了她。如果这样，他就有愧于人的重托，会遗憾一辈子的。

“你还有事吗？”少佐问，一边望着女官，“我可不可以带走她？她有很强的武功，会逃掉的，如果这样，我们在将军面前都难于交待！”他的态度不卑不亢，言语不软不硬，但威胁的口吻却十分明显。他的目的，是要由自己保护好李淑萍，而不允许女官把她带走。

“还是我带着吧，”女官说，“你带着她不方便，难道你不相信我？”她的语气软中带硬，有一种不容协商的意味。说过之后，一直凝目看着少佐，看得他心头发颤。

少佐望了李淑萍一眼，发现她神态自若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，并以仇恨的目光恨恨地看着他。他知道她恨他捆住了她的双手，使她无法抵抗而束手就擒。这使他几乎无地自容，于默然中，他艰难地垂下头颅。他原本想救她逃脱，而现在却在女官的监视下，无能为力地把她交给她。虽然他不情愿这样做，但又暂时不能做别的打算。只好将计就计，等待机会再救她出来。他向李淑萍暗暗做了一个手势，示意她不要慌张，他会去救她。

“她可以跟我走了。”女官说。

“好的。”少佐几乎用呻吟般的语调回答。

女官向少佐微笑了一下，表示感谢他的合作。之后，毫不留情地在李淑萍背上拍了一掌，带她向大本营监狱方向走去。李淑萍最初挨她一掌时，先是一惊，瞬间之后，突然感

到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直入腹脏。她惊奇地向女官看了一眼，发现她脸上的表情于严峻中含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温存。李淑萍疑惑起来，暗想，眼前这个女鬼子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尤其她那一掌，分明是断魂掌中催人奋发的“阴柔神女”式。这一招具有难以比拟的奇功，可以使心烦意乱的人神清气爽，又可以让生命垂危的人奋起精神。江湖上，具有此种掌法真传者，只有师祖一家，而这个女鬼子怎么会不但掌握了此掌，而且还达到如此精熟的地步？她正暗自捉摸，女官已经领着她走进了一个乱砖碎瓦堆积的小巷深处。她又疑惑地望了她一眼。

女官跟李淑萍正在慢慢地走着，突然在一处断墙下站起一个胖大的士兵，他的枪挎在脖子上，两手正在整理腰带。他看到她们时，先是一惊，之后便现出一脸谄笑，一边重又解开腰带……女官抢前一步，以身体护住了李淑萍，突然迅猛的飞起一脚，踢起一块雀蛋般大小的圆石。只听石头一声呼啸，不偏不倚正中那士兵的额头。她这一脚，劲力非常，石头穿头而过，留下一只圆圆的孔洞。那士兵未及喊叫，只略一摇晃，便伏地毙命。

“呀，”李淑萍突然情不自禁地说，“这是我们白山派独家功夫！”

女官笑了一下，放眼四处搜寻了一遍，见远近无人，便给李淑萍松开了绑绳。

“你可认识李啸时李大侠？”女官轻轻揉着李淑萍的手腕，说，“你跟少佐刚才的打斗我都见了，我一直注意着你的功法，认定你是白山派本门。所以，我教你。”

“那么你是谁？”李淑萍现出一脸的惊奇，说，“你怎么认识我师祖李啸时？”

“我叫板本典子，”女官说，“不过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骆健雄，你以后就叫我骆健雄吧。这里极危险，更大的屠杀就在眼前。”

“可是，”李淑萍握着骆健雄的手，说，“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怎么认识我师祖的。”

“他是我比父亲还亲十倍的亲人，”骆健雄说，“按辈份，你该叫我师叔的，不过我们年龄相差不多，我就叫你姐姐吧。现在不是详叙的时候，待以后有机会，再跟你细说。现在逃命要紧，无论如何，你必须快走。”

“可是，”李淑萍说，“我要找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骆健雄问，脸色顿现十分的焦急。

二

骆健雄听说李淑萍要寻找从辽北来的抗倭豪杰，知道是死于吉田兵营中的一群义士。但是她却不知道她所挂念于怀的马尚青是否也在其中。见她一腔真挚之情溢于言表，便一口应允到吉田兵营找找看。她找了一套倭寇士兵的服装，让李淑萍穿了，仔细端详一番，毫无破绽。但是，骆健雄仍然不放心，她怕有士兵一旦向李淑萍问话，便会露出她的真实身份。那样岂不倒霉，她思忖再三，决定傍天黑时陪她一起去，一旦遇上值班士兵盘问，就由自己回答，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两个人正伏在一间残破小屋中苦等着天黑，突然窗格

子上轻轻响了一下，响了一下之后，便不再有任何声响。骆健雄甚觉奇怪，轻轻按了按李淑萍的肩头，示意她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露面。然后，轻手轻脚地走出门外。巡自西望时，唯见落日倚着西山，挥洒出一片红霞，而远野近村却死一般寂静。她越发惊异之际，突然若有所思地暗想，是不是有谁赚我离开之后再活擒李淑萍？想到这时，浑身不由一凛，慌忙向房中走去。身体未及全部跨进房门，突然面前打来迅疾的一掌。骆健雄感到掌风凛冽，有如坠入冰窖，直逼得浑身发冷肌肤起粟。暗想，此人的中国功夫决不在自己之下，单就这“长白卧雪”一招，已足见其功力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。思想甫毕，疾使“长白断魂掌”中的“开炉抛丹”还击。这一招本是看家的绝招，发全身功力，聚阳气于丹田，形成一个坚实硬朗的圆球，越聚越强之际，再舒通脉络，转换成灼热气流，疾输至掌大力发出。不过，这一招本是男性所用，原是用来克服阴柔有加的“长白卧雪”的。她见对方已用“长白卧雪”袭来，慌忙之中，未曾寻到恰到好处的女性手法还击，才用了这一险招。一招即出，只听对方“呀”的一声惊叫，倒退数步，而她自己，也陡觉内中空虚，惊汗淋漓地踉跄了两步。

骆健雄惊魂甫定，轻轻扫了对方一眼。只见那人一身中式服装，脚穿硬帮靰鞋。头上，蒙了一块黑色纱巾，无法辨出他的面目。在他身后的墙下，僵直地斜卧着李淑萍。她既不呻吟，也不摇动四肢，俨然死去的樣子。骆健雄稍一思忖，立刻悟到她必是被他点了僵穴，才成了这副模样。此时，那人也似蓦地养足了锐气，使招“鹰照狡兔”，纵身跃到骆

健雄左近。未及身形立稳，一招“恶虎掏心”迅疾捣向她的心窝。这一招，出招隐蔽，并且劲力非常，似有孤注一掷的态势，企图就此一招结果骆健雄。而此时的骆健雄，虽然微喘甫定，还没有抗御袭击的准备，但她毕竟功夫不俗，根底扎实。她眼见拳锋已于顷刻间贴近体腹，避已是避不开了，便急使“铁布衫”功夫，运气至前身诸穴。此时，蒙面人的恶拳已挟着凛冽寒风击了过来。只听“嘭”的一声，蒙面人顿时倒退七八步。骆健雄经此番战阵，反倒心静神安起来。只见她长长舒了口粗气，立刻运足功力，反守为攻。她先以蹀步疾行术，倏忽间便奔到了蒙面人膝前。当蒙面人欲以膝为足，使“三皇炮锤”袭她面门时，骆健雄迅疾出手，用“泰山压顶”的招数，按住他的双膝。蒙面人突然觉得有千百斤力量压在膝上，便以“霸王扛鼎”反击，企图以上乘反力，格开骆健雄的双掌。骆健雄渐渐感到有一股迅猛的力量，冲击着她的掌心，又在原招上，再加一招“精卫填海”，重重地压下。此时，两力相抵，互不相让。蒙面人虽然以看家本领反击，仍然感到自己的双脚渐渐地陷入土里。他略一张望，发现泥土已翻卷着没过他的小腿，不禁有些慌张。就在他分神之际，骆健雄忙里偷闲，抽出左手，一招“惊涛拍岸”，出掌迅疾地击到蒙面人前胸。这招，果然力量奇大无比，只听轰然一声巨响，蒙面人犹如一颗黑子弹丸，穿墙而过，直带得残砖碎石横飞，顿时扬起一片黄尘。蒙面人一招输尽，只好于烟尘滚滚中悻悻而去。

骆健雄见蒙面人已经远遁，慌忙走到李淑萍身前，出指在她的僵穴上轻轻一点，李淑萍突然呻吟着坐了起来。

“刚才是什么人点了你的穴位？”骆健雄问。

“那人出手奇快，我在不知不觉中，已经四肢僵直无法屈伸了。”李淑萍说。

“他有没有对你作过什么举动？”骆健雄问。

“只抱了我一下，你便回来了。”李淑萍说。

“难道是他？”骆健雄皱起眉头自语。

“谁？”李淑萍惊讶地问道。

骆健雄摇了摇头，并没有回答李淑萍。蓦然举目观望时，看到天上已有星星淡淡地出现，不由想到这是帮她找人的好时机。

“我们该找你的马尚青了，”骆健雄说。她知道战地指挥官命令炮击吉田兵营时，辽北的豪杰已经悉数葬身其内，并没有一人生还。如今，李淑萍以耿耿忠心来寻找她的意中人，倘若寻的却是具尸体，她在感情上怎么能够承受得住？为了让她早有些心理准备，又提醒说：“战争就是死人的勾当，你的马尚青最好是吉人天相。倘若是出了意外，李姐姐你可要挺得住！”

李淑萍重重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他不会有事的，颜碧玉给他算过命，说他能逢凶化吉。”

骆健雄本不是相信天命鬼神的人，听李淑萍这样说时，不觉有些心酸。暗想，她这样想，怎么会受得住事实的打击？好端端一对相爱的人，却被这场战争扯破了！她不由得厌恶地吐了唾沫，暗暗地诅咒着天皇和他的残忍的军队。

此时，天上的乌云已经散尽。月亮很明亮地挂在天上，清冷的光辉很惨淡地笼罩着这座初遭洗劫的城市。先前，每

逢此时，整个城市虽然还谈不上喧嚣繁华，但也有熙来攘往的人群。可是现在，全城到处都是废墟，除了天上的月亮和不甚明亮的星星，没有一点灯光。黑黝黝的剪影和毫无声息的寂寥，便是现在的旅顺的全部写照。而杂阵的尸体和偶尔一声的野猫争撕人体的嘶嚎，更给这座城市增加了不尽的恐怖和凄惨。骆健雄原来是走在李淑萍身后的，她怕她恐惧，更怕她走错路而遭不测，便抢先几步走到了她的前面。她十分担心李淑萍在看到马尚青僵直的尸体时，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恸而放声号啕。倘是那样，必为占领军所觉，她和她就都完了。她想再次提醒她，虽然几经捉摸，终觉无话可说。默默的行走时，又不时地回头照看着李淑萍。她们一直默默地走着。不知道拐过了几条胡同，也不知道怎样磕磕绊绊地跨过几具尸体。当她们走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时，前面就是一株落光叶子的古榆，而古榆的前面，隐约可以看出已经被夷为平地的兵营。

“你这是领我到哪里？”李淑萍问。

“小声些说话，”骆健雄举手制止着李淑萍，说，“那就是吉田兵营。”

“到这来做什么？”李淑萍不禁有些疑惑，“我是要找辽北来的武林抗倭豪杰和马尚青的！”

“我知道，”骆健雄突然声音哽咽，轻轻咳了一下，说，“他们都在这里。”

李淑萍突然像预感到了什么，心跳蓦地剧烈起来，只觉得鼻子发酸眼窝发涩。她踉跄了两步，几欲跌倒。骆健雄见状，不觉现出十分的惊讶，慌忙出手扶住了她。